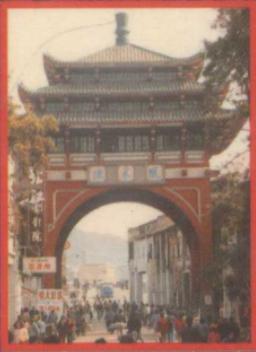


蘇州



蘇州

平江路



平江路



余靖譜傳誌略

易行廣 編著

暨南大學出版社
一九九三·廣州

粵新登字 13 號

余靖譜傳誌略

易行廣 編著

*

暨南大學出版社出版

(廣州·石牌)

廣東省新華書店經銷

暨南大學印刷廠印刷

*

開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張：8 插頁：6 字數：20 萬字

1993年5月第1版 1993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—3000 冊

ISBN7-81029-199-8/K·13

定價：7.50 元



名賢余忠襄公絹繡真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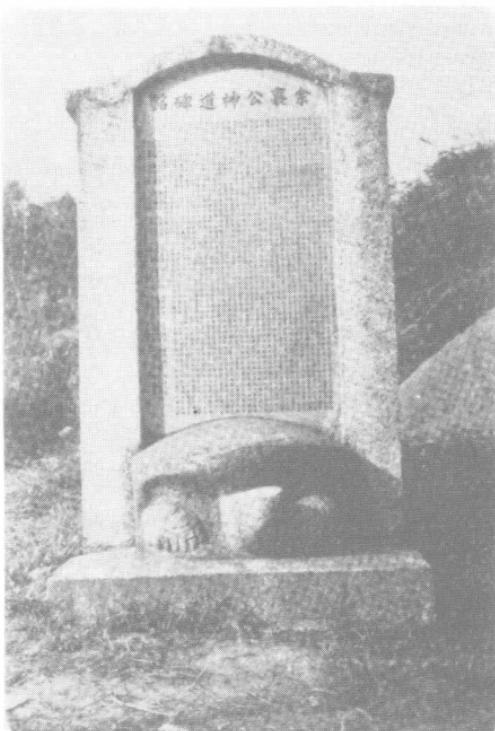
名賢余忠襄公真像，用宮廷黃絹精繡製成。原珍藏於韶關市風采樓正壁掛龕，五十年代末為廣東省文物工作隊收藏。今開平縣風采堂存有此畫像的複製品。

風采流芳



忠襄公像遺像

忠襄公遺像，原畫像珍藏於臺灣省桃園縣余氏宗親會，此據該會會刊復製刊出。“風采流芳”四字，為忠襄公裔孫余鶴年於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四日敬題。



余襄公神道碑銘，位於余靖墓左側。



余靖墓地全景。

新會縣城余忠襄公祠。



潮州叔英二世祖墓。





全美余風采堂第十七屆想親大會部份宗親留影。

余湛任中國駐加拿大大使時訪問加拿大余風采總堂，
與宗親合影。



總 目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余靖小傳 | (1) |
| 余靖年譜簡編 | (33) |
| 余靖年譜人物誌 | (87) |
| 余靖行蹤示意圖及其說明 | (139) |
| 余靖譜傳地名誌 | (149) |
| 余靖詩詞總目 | (213) |
| 余靖詩作評鑒 | (225) |
| 附錄 | (237) |

余靖小傳

- 地傑人靈圖進取
- 留意考察卹民情
- 功夫不負有心人
- 睦鄰外交有奇招
- 民族矛盾善化解
- 奔走南北顯英名
- 襄公風采永世傳

余靖（1000—1064），原名希古，青年時期改名靖，字安道，號武溪。曲江（今廣東省韶關市）人。北宋名臣。謚曰襄。

地傑人靈圖進取

曲江，地扼粵北的要衝，北靠皇崗山接連東西蜿蜒的五嶺，東有湞江，西有武溪江，會合在韶州府城而成的大江叫北江，匯入珠江口到南海；韶州府城附近因有曲曲彎彎的河流穿越全境，就叫它曲江縣。

由中原進嶺南，首先到達東西南北都有河流溝通的曲江縣，所以它最先接受中原文化和先進技術的薰陶，最先接受因各種原因南遷的中原、江浙的移民，最先接受道教、佛教等宗教文化的濡染，從而成為嶺南文化開發比較早的地區之一。遠在漢靈帝時期，曲江人郭蒼因“茂才異等”策問優良被朝廷選拔為官，曾任桂陽太守；到唐中宗時期，曲江人張九齡在科舉考試錄為進士中才堪經邦科第一，初授秘書省校書郎，後給唐玄宗任命為中書令（相當於右相）；張氏家族在唐朝就有九齡之父宏雅、九皋之孫仲方和仲孚、元孫紹儒、忠，共計六人榮登進士皇榜。曲江——從此以地傑人靈聞名于嶺南和朝野。

話說，余靖誕生的那一天是三月初一，正值宋真宗御崇政殿試禮部貢舉人；時余靖父親余慶為翁源縣主簿，正與各縣主簿在韶州知州帶領下，在韶州府城學宮大成殿祈禱本郡舉人殿試順利，

而余慶正在此時喜得長子，衆官員紛紛向他道賀，說此子在殿試之日出世，他日參加殿試必然高中。余靖滿月之際，傳來乳源舉人胡賓王中了進士的喜訊，乳源主簿說余靖出世為胡舉人沖喜，包了一個大紅包和《書經釋義》善本給了小余靖。

當時，和胡賓王參加殿試的還有曲江舉人王式、翁源舉人梅鼎臣，科舉考試落選後，為陞為知縣的余慶所邀請，選了翁源名山——九曲嶺耽石院景色幽麗的地方，讓梅、王兩人帶兒子梅佐、王陶與余靖及靖舅父黃正在那讀書。余靖和王陶、梅佐的少年時期，在父輩的帶動下打下了紮實的知識基礎。

耽石院原是晚唐名僧法江避難隱居創建的寺院，那時比較簡陋，來朝香的人不多，住持慧周和尚極有文才。當王式、梅鼎臣、黃正去參加科舉考試時，就由慧周負責三位少年的監讀。這位中年和尚有一套靈活的教法，常常聯繫山中四時四周的景緻，叫少年背誦古詩，琢磨古詩的意境，還帶他們爬山、學武功，有時還特意懸髮於寺門，講述晚唐翁源才子邵謁立志發奮的故事。

後來余慶改知海陽（今揭陽市、潮州市的部分地域），梅氏父子回梅巖隱居攻讀，黃正、余靖與王氏父子回到韶州府城。當時，韶州士子發憤攻讀的人甚多，才學以王式最為出眾，稱曲江名士。在曲江居住的才子鄧戡，亦拜在王式門下攻讀。兩代人同室讀書發憤求取功名，也極大地激勵了余靖自小博覽群書。諸子百家，他無所不讀，所以到十四歲那年，就已滿腹經綸了。

余慶陞為潮州長史，把長子帶到身邊。時廣南東路轉運副使林從周駐在潮州府，他家世居海陽，是個望族，家中藏書甚多。余靖隨父常去林家拜訪，從周從藏書抽出多本考問靖，靖雖對答如流，他卻搖頭嘆息：“書看得太雜了，學得不精，難在科考中穩操勝券。”一日，靖隨林世伯到望海崖游覽，世伯跟他講了韓愈治理潮州的故事，使靖明白了讀書不光是為了追求功名，而且是能為治國安邦多出一點力；世伯還教他觀察海潮，講了海潮的規律與

國計民生的關係，要他以後到了珠江口、錢塘江口乃至北方的海岸，都要注意觀察海潮。前輩這一番開導，使受一片贊揚聲包圍的少年余靖清醒了，也使他萌發了要走出狹小的天地，多去一些地方，多拜一些名師，增添多一點治國安邦的見識的念頭。

林從周夫婦太喜歡小余靖了，和余慶商量後，便把次女許配給余靖。余靖說趁年輕的時候要到外地求名師多讀一點書，兩老答應了。從周還欣然書柬介紹未來的女婿到杭州孤山拜隱居的名士林逋為師，並說可以乘轉運的漕船直抵杭州。余靖卻對父親說：“太祖賊公不是從閩中建州府遷到曲江來的嗎，我想步行到杭州去，一來可以拜謁祖居地，二來可以磨煉自己的意志，嘗嘗步行的艱辛，表示我千里求師的虔誠。”長輩們贊揚小余靖長得象個有骨氣的男子漢了，未來的媳婦也繡了精緻的小荷包和縫製緊身皮夾讓他帶在身邊。

十五歲那年的晚春季節，余靖爬山涉水到了山青水秀的光澤縣。臨別時，還留在祖居地的余氏宗親，從清溪中拾了幾顆晶瑩的小石頭，還裝滿了一竹筒清甜的山泉水，深情地叮囑他：“讓家鄉的山和水永遠伴着你，我們余氏好幾代沒人做過朝廷的大官了，希望你重整祖風，從你身上，又多了一位姓余的能濟世救民的大賢臣。”他欣然接受了祖居地父老的重托。當他溯松溪而上快要到達處州府城的路上，中暑暈倒在河邊時，一位姓林的溫州客商救醒了他，盤問他是林逋使介紹到杭州府城拜師求學，就要帶他從海路奔杭州，余靖婉言謝絕了，問清了去向，又挺起腰杆向前方疾步而去。

入秋，他終於走到了景色秀麗的孤山，正好林逋與名士張伯端出外遊玩去了，鐵將軍鎖門進不了山房，他就在門外露宿了兩夜。第三天，房主人急步回來，看見一位黑黑實實的瘦長個兒青年人在打掃庭院，再看籬邊的菊花竟然沒有枯萎，鮮綠的枝葉襯着盛開的黃花，象在迎着主人回來。林逋連忙開了門延請年輕人

細細詢問，余靖一五一十地把情況細告。林逋笑着對好友說：“伯端弟，我的一位遠房長兄把他的未來女婿給我送來了，說甚麼也要收這小子爲徒，看來我們這座學館非要開辦不可了。”這時，一對老少說說笑笑地來到門前，林逋請他們進來。只見那個有一把鬍子穿着官便服的長者道：“在下不才蘇耆，在京都工部當值，久聞君復先生大名，趁公幹來杭之際，特帶犬子前來拜訪！”那十一歲的少年也抑制不住喜悅之情，拉了六歲的小精靈和余靖的手也來個自我介紹：“在下山東石介，奉父親之命，比你們早一個月拜林伯伯爲師，這下好了，你是兄長，他是小弟，咱三位小兄弟讀書相依爲命。”

小哥兒最小的叫蘇子美（舜欽），名氣卻最大，以從小好吟詩作賦在京都享有“詩童”之稱；京都名流很多，其父都不延請，唯獨推崇和信賴林逋這位山林詩人。林逋雖隱居孤山多年，然工筆畫善行書，所寫詩詞澄浹峭特，又喜飲酒，酒興一來，其書、畫、詩更爲灑脫；不獨天下名士；崇尚風雅的官紳乃至僧道人員都愛與他交住，連宋真宗聞其名，也御賜粟帛，詔長吏歲時勞問。蘇耆見他肯收其小兒爲徒，專請了兩位家院爲其師徒料理生活，杭州官紳紛紛解囊相助，在林逋住處多建了幾座房子，作爲學館之用。最熱鬧時有十來個少年在那就學、住宿，打破了獨隱一角的沉寂境況。

其實常住學館的才四五個人，數余靖最爲持久。林從周定期向兩位老師奉上脩金和小余靖的生活費。過了兩年，石介之父因年邁多病，又加上另一名士孫復在泰山隱居設學館，遂把兒子接回山東，改拜孫復爲師；子美之母捨不得幼兒遠離膝下，也接回京都去了。余靖雖然捨不得和兩位師弟分開，但兩位先生確實學識超群，從君復先生學文學之道，兼習書畫技藝，從伯端先生學三教典籍、刑法、書算、戰陣、天文、地理之術，有“恨學之晚”之嘆，所以，他從師學習長達六年之久。在他二十一歲那年，

名士胡瑗在江蘇吳縣吳中書屋邀孫復短期講學，大講經義之道，林逋書柬叫愛徒余靖也前往求學。適石介、祖無擇亦隨師前來吳中，三人遂結為莫逆之交，相處一年多，專習了“明體達用”和“尊王”之學。余靖在江、浙受了四位名師的教誨，畢生受益無窮。

留意考察鄉民情

余靖的舅父黃正（仲通）常帶外甥到鄉間玩。黃家比較貧寒，除了耕種幾畝薄田外，還在庭院種滿菊花等花卉，有時候把花帶進城裡賣，以幫補生活。王家、鄧家也在城郊，余靖也常到他們那里玩。城郊和鄉村勞動人民的辛勤、貧寒和淳樸，他自小就領略到了。到了海陽縣，雖然住在城裡，也總愛到城郊或海邊漁村去看看，品味一下與粵北山野不同的風光。

少年時代，做官的父親把他帶到身邊，小小的七品縣官，很少乘官轎，總愛微服出訪，也總不愛在縣衙坐，卻喜歡到處看看找人談談。有一次，山林失火，父親帶領差役去組織人撲滅山火，滿臉黑灰回來，連水沒喝一口，就和縣裡的師爺一道，書寫“嚴禁燒荒”的告示牌。一問為甚麼，原來山裡人還搞刀耕火種，不開防火界就燒荒，燒毀了一大片林子。山裡人還用木橛掘種，父親就叫官員到府城賣了一批鐵犁、鐵鉢回來，送給山民開荒種田。父親常說：“不為百姓實實在在做點事，還當個甚麼父母官。”在海陽，有一年眼看豐收在望，沉甸甸的谷穗實在喜煞人，可是，海潮一湧上來卻把甚麼都毀了，只留下一片白茫茫的鹽碱。父親難受了好幾天，又趕緊領着官員、百姓修海堤。父親的言傳身教，自小烙印在余靖心裡。

處處留心皆學問——這是在翁源耽石院讀書時，慧周和尚給他的啓迪。對景物、環境與人的關係觀察細緻入微，使他第一次

寫五言古詩《觀釣》，就得過君復先生的贊揚；之後在他寫的許多小詩中，寥寥數句就能把景物和人的心態寫得生龍活現。岳丈要他千里求學，也就是要他打開眼界，明白“百聞不如一見”、“一山更比一山高”、“見識見識，不見不識”這些民間真諦。

去杭州西湖孤山求學前，岳丈就曾囑咐他：沿途要留意各地的地方特色、長處，世俗民情，凡能濟世救民的都要仔細地看一看、問一問。穿越福建全境，為甚麼足足花了兩個月，就因第一次出遠門，看見甚麼都覺得稀奇：福建盛產糖和茶葉，但甘蔗為甚麼離山四五十里栽種？為甚麼閩廣浙沿海地區蓄蔗在地裡不砍、而靠近閩北地區卻趕緊砍伐掉？這些他都問個一清二楚；甚至還入榨糖作坊去探訪白糖、紅糖的做法；路遇茶山，對甚麼樣的土質、水質，種甚麼品種的茶樹？各種茶葉製法、加工怎樣？他都細心盤問和觀察，甚至那些風車、水磨、水車，丘陵地區用大竹筒接馭引水灌田，他也去看去問。此後，他雖然沒再到過福建，但福建勞動人民的勞動經驗和聰明才智，卻永遠記在他的腦海裡，為他日後當地方官時受用不淺。

到了江浙，雖然以讀書為主，但閑餘多用在觀察潮汐及百姓如何觀天象不失機宜節令地種植、收獲、捕撈等；甚至對防波堤如何築得堅固、在甚麼樣的土質種甚麼樣的防風林、護堤林等問題都去細細盤問。江浙百姓與海爭田、與湖爭田、與山爭田、千方百計多種糧、多打糧的英雄氣概，以及他們修治海塘、整治稻田、開墾梯田、興修水利的經驗，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使他日後鎮撫南疆時有很好的借鑒。

余靖在孩童時代，就已跟着舅父，愛擺弄花草，幫助大人淋澆栽花；在耽石院讀書時，又喜歡幫助慧周和尚栽種花卉，製作盆景；到了孤山，又遇着兩位老師，酷愛種植花菓樹。建成學館後，余靖常常帶領師弟們，清早黃昏從事栽種和管理花菓樹的勞動，以致學館周圍四時花團錦繡，四時都有菓品招待客人，使來